

杨虚白
作品

挥戈

孤独
是英雄的常态

作家出版社

杨虚白

作品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large-scale, expressive black ink calligraphy on a white background. The strokes are bold and fluid, with varying line thicknesses and some white space within the black ink,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rush painting. The calligraphy appears to be a large character, possibly '戈' (gō), which is part of the title.

挥戈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挥戈 / 杨虚白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063-9931-9

I. ①挥…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1127 号

挥 戈

作 者：杨虚白

监 制：杨 意

策划编辑：黄诚瀚

责任编辑：杨兵兵

特约编辑：肖雄文

封面设计：微博 @ 白砚川

版式设计：sonder

插 画：气茄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7×210

字 数：221 千

印 张：10.375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931-9

定 价：42.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人总要找到一个大于自己的东西。”



自序

其实我们都知道，武侠是一件很“扯”的事。

本世纪初我去了加拿大，电视里常常会有假打的摔跤表演，然而后来看到 UFC（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终极格斗冠军赛），是真打的专业 MMA（Mixed Martial Art，混合武术）比赛。甫一看到屏幕上拳拳到肉场场见血，我立刻相信，任何看过比赛、思辨能力正常的人，都会像我一样明白：这里随便拉出一名选手就能秒掉我们绝大多数传统武术大师，根本不需要等到 2017 年徐晓东拳打雷公。看过叶问照片，也就知道他不可能一个打十个。除非真有段誉的本事，手指头凭空戳两下，就有星球大战激光剑的反科学杀伤力。

小时候，我们有孙悟空、赵云、少林寺，有《九阴真经》《葵花宝典》，有霍元甲、楚留香，有周润发、李连杰。后来的年轻人眼界更广，除了国产大仙，他们还有流川枫、大空翼，有星矢、紫龙；而我自己的孩子们，则已轮到跟蝙蝠侠、美国队长、狼叔、锤哥一起混了。在影院里陪孩子看着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英雄，一边哈哈笑，一边说：这太扯了，比武侠还扯。我们长大了，就不再相信魔术。

其实我还知道，文学也很“扯”。

上个世纪 80 年代，文学曾经忽悠过全体人民好一阵子。导致

我一堆一堆的师长甚至是同龄朋友，都迷信“铅字拜物教”。譬如我年届八十的姨父，刚刚自费印了一本诗集，手书“敬请惠存雅正”，亲朋好友均遭派送，概莫能免。早年大学里，校园外尚没有很多酒吧、KTV，也没有大款、豪车出没，在摇滚青年、民谣小生走红之前，留着长发的苍白诗人，他们军大衣里揣着的脏兮兮的油墨刻印出来的文艺诗刊，才是泡妞的大杀器。只是很快大家就都明白了，印刷术用在印钞机上，比印几个文学铅字性感得多。

十余年前，我在多伦多一家银行做合规官，职责是检验业务是否符合监管规定。在我的卑微生活亦趋合于普遍规律之时，某种焦灼不安让我胡诌出了几篇武侠小说。起手故作低调，其实包藏野心。我知道武侠很“扯”，也知道文学“扯”，但是可以偷偷夹带私货，妄图趁人不备，嵌进一些宏大叙事。然而，故事写完了也发表了，于我合规中矩毫不出色的人生，并没有带来半点变化。回头读旧作是件尴尬甚至残忍的事情，必须承认确实还稚嫩，败笔甚多，胜笔甚少，我的宏大叙事渺小得没有什么回声。

所幸我后来就消停老实了。八年前回到北京，不再做很“扯”的事，脚踏实地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渐渐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成功人士猥琐大叔，不再相信什么宏大叙事的魔术。那些曾经的很扯的岁月，也会在某些怀旧老歌、青春电影、发黄的照片、校友微信群等场景中被偶然记起。可一旦当我义无反顾赴刑场一样回到柴米油盐、数据报表中，就立刻会把这些记忆通通掸掉，像掸头皮屑。

直到去年的某一天，两位俊朗倜傥的“90后”帅哥告诉我，我当年这些很“扯”的文字，有可能被他们印成书。我觉得，某种邪恶的焦灼不安又开始在我的老心脏里滋生了。



按照设计，本书的主人公吴戈出生于 1418 年，距今恰好六百年。吴戈七十四岁的时候，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5 世纪之后人类制造的变化，比此前智人近万年文明的总和还要多；而中华文明亦在那个时候开始被西方超越。在我出生前一年，林彪坠机身亡，可以说，我生命的这四十余年，中国的发展比之武侠世界里经历的数千年之累计改变都要巨大。至于我提笔写作的十余年前，则还没有智能手机、淘宝微信，更没有共享单车、王者荣耀和比特币。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托尔斯泰雨果、王朔余华，当然也喜欢金庸古龙；未到十六岁的女儿喜欢《波西·杰克逊》（Percy Jackson）、复仇者联盟，但也开始喜欢严肃文学，已经在读卡尔维诺、昆德拉、石黑一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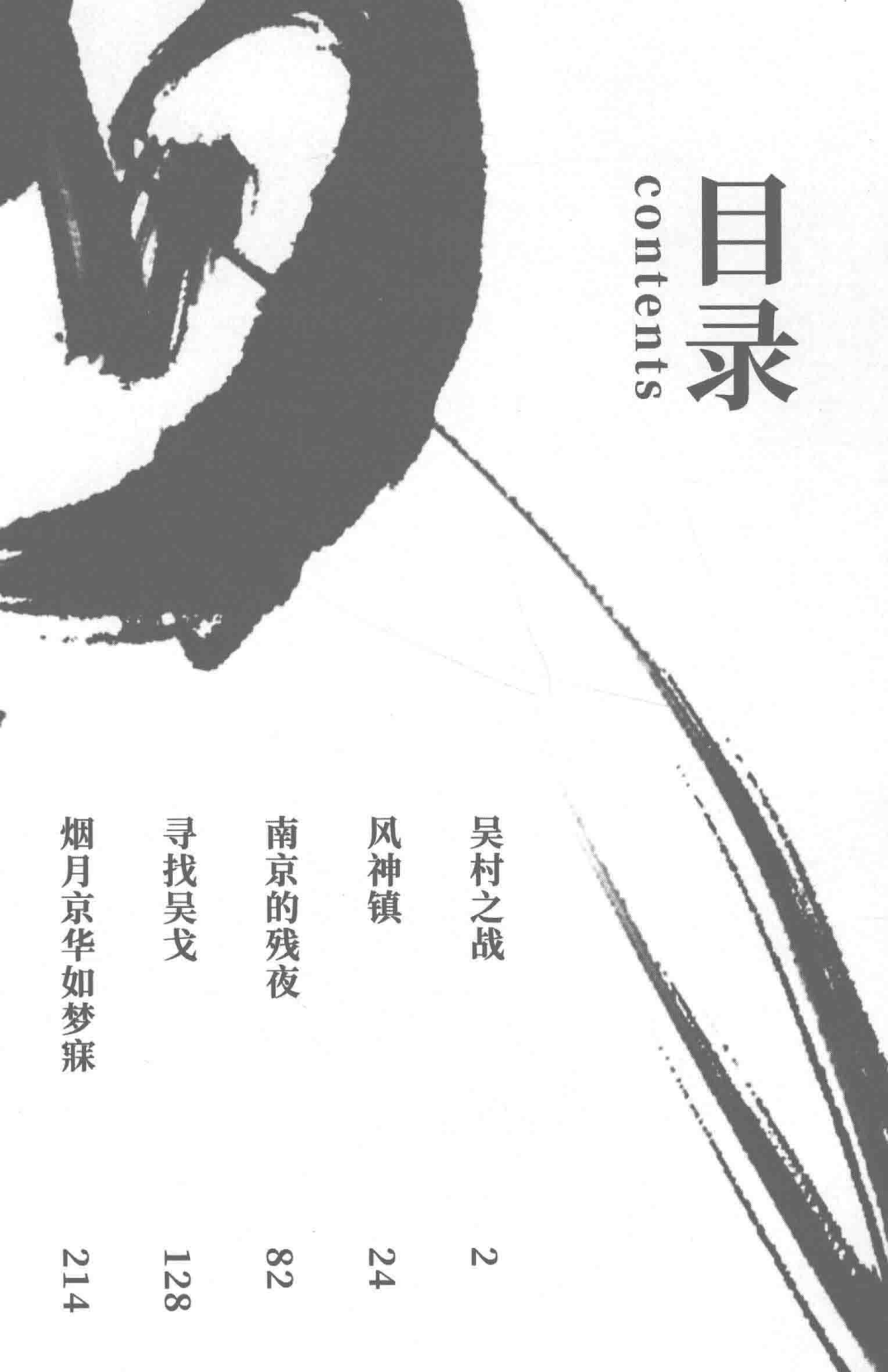
世界漂浮在不断加速的眩晕之中，每一天，都有无数巨大的崭新蜂拥而至，亦有无数褪色的过程和结果被弃如敝屣。在这无数巨大的崭新面前，我真的不是很确信，自己十余年前留下的这些很“扯”的东西，是否还有一些痕迹不肯褪色，能令路人稍加驻足。

但我可以确信的是，在这一加速剧变的世界里，不变的是人性。从女儿身上我看得到小时候的自己，这正是我们热爱这个世界的原因。如果想要自己的武侠不那么“扯”，一定要找到某种大于武侠的文字；如果想要自己的焦灼不安得到驯服，则一定要找到某种大于“自己”的意义。要让自己重新相信，确实存在某种魔术能点亮人性。

在找到这些东西之前，只能权且让自己再很“扯”一次。

杨虚白

2018 年 1 月 12 日



目录

contents

吴村之战

2

风神镇

24

南京的残夜

82

寻找吴戈

128

烟月京华如梦寐

214

我不走。

你们不能恨我爷爷。

公

公



吴村之战

1.

远处的桨声渐渐低沉了，只有南门码头上脚夫的吆喝声还在时远时近地响着。吴戈的目光呆呆地穿过城门，沿着青石街的尽头，看向远处的河水，心就像生满锈苔的铁锚一样不断地往下沉。

而陈四奇依然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眼前这个高大的孩子，摇摇头说，我实在是帮不了你。

吴戈这时已经累得快虚脱了，正像一只狗一样张大着嘴拼命喘气，说不出话来，眼睛也不看向陈四奇，汗水从下巴上一滴一滴地砸在脚背上。

这是个潮湿的正午，热得要命，连陈四奇的声音听上去也是闷闷的。云压得很低，树叶四下垂着，天地万物都湿闷得仿佛要挤出水来。

知县大人也没有办法，不是吗？说这话，陈四奇自己也觉得有点儿理亏。这个孩子是昨天半夜出发的，坐了二十多里的船，又赶了二十多里的路来到县城，在县衙门口等了两个多时辰，一



口饭还没有吃。

陈四奇觉得至少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好歹自己也是全县最出名的好汉，总要当得起侠义二字。莫说山阳县，整个淮安府，提起六合门的陈师傅，谁不跷起大拇指夸个好字。他在县里开着一家药铺，最出名的是陈康记跌打药油，从淮安到凤阳、扬州府，甚至南京城，几乎家家药铺都有卖。另有一家武馆，教着三十几个徒弟六合拳和六合棍。又从中挑了最好的七八个一起帮县里的商人走镖，走一天要收二十两银。

陈四奇和吴戈的爷爷老捕快认识很多年了，那时老捕快还在凤阳府做捕快，后来知府大人去广宁卫辅佐辽东大帅，老捕快也跟了去，在那儿告老，改行做了几年镖头，专保从关外运往京师的人参药材。直到两年前老捕快才收山，想着落叶归根，就带着吴戈回了老家吴村。

老捕快的刀法是家传的，源自八卦门。初春的时候，老头儿带吴戈进城来，拜会过知县大人，还叫吴戈舞了一趟八卦刀给陈四奇看。老捕快武功算不得如何拔尖，但人很有见识，称得上有智慧。吴戈虽然还没满十六岁，可刀法居然已经比得上六合门最好的三两个弟子了。

他决定劝吴戈留下。他解开衣服，转过身来，吴戈看到他的背上赫然有一道半尺长的刀疤。

“我一生比武三十余次，与敌交战也有十余次，总共败过六次。这一次可谓最为惨痛。这一刀是樊猛，也就是淮北七虎的老三留下的。”陈四奇闭眼长叹。“当时我一招典韦掷戟，这一刀却刺了个空，身形收不住，一错身之际，便被他一记虎尾刀撩翻在地。那时要不是他们急着抢镖银，我哪儿有命在。现在他们七虎全在吴村，我就算跟你去，也只是去送死罢了。你不如留下来

做我的弟子，这里的药铺和走镖生意都很好。”他沉吟道，“就算……就算老捕快有个三长两短，你的生计总是能有个着落。”

吴戈知道他不会帮忙了，就和知县大人一样。知县大人告诉他接到上峰的急令，一批军饷这几日要经过县城，全县可能差遣的所有兵丁都要去全程护送，至于这些匪盗到底是七虎还是八狼，大人已然全不在意；包括老捕头和一村人的性命，跟军饷比起来，也都不算大事。知县也很惋惜地劝吴戈不要回吴村送死，并且许诺要在衙门里为他找个差事。

吴戈看了看天色，根本见不着日影，就摇头说，算了吧，我还要在天黑前赶回吴村，他们会在那个时候来。

2.

吴戈不是老捕快的亲孙子。那年黄河照例决堤，他妈妈挺着大肚子从北边逃难到山阳，生下他就去世了。老捕快没有子女，就认了他做孙子。他自小就跟着老捕快穿州过县，到十二岁时因为老捕快长期在关外走镖，还曾把他寄养在关外的一个女真人朋友家。此人是个猎户，吴戈那两年过得倒很快活，常常跟着村里的猎人们进深山打猎。

老捕快是个很念旧的人，赚足了养老钱便回了故乡。吴村的人大多姓吴，族长对老捕快的归来十分高兴。在这个小地方，老捕快见过大世面，是个大人物了。老捕快对在家乡赋闲的日子甚是满意，虽不富裕，也可以知足，何况村里人对他从来都给足了面子，平日里也就是跟人下棋喝茶，再就是教吴戈练刀，很是惬意。



但吴戈不太习惯。

这里虽不在江南，却也是水乡，他懂打猎，刚来时却不会打鱼。他比同龄的孩子高大健壮很多，又学过武，这使得其他的孩子对他又恨又怕。于是他们一起疏远他，嘲笑他不是真的姓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而且游起水来笨得像一只大猴子，说话也是一口关外腔。于是，吴戈总是一个人，一个人去游泳，一个人去打鱼。虽然后来他游泳已经不比当地的孩子差，打鱼也相当不错了，可还是没有什么朋友。他也上过私塾，毕竟没读过多少书，不懂得这叫孤独。

小莲是唯一愿意跟他说话的孩子。小莲总是自称为吴戈的大姐，其实只比他大一岁，已经亭亭玉立得让几条村的男孩子们看呆了眼。小莲愿意跟吴戈玩，是觉得他比其他的孩子都要老实本分，欺负他也不还嘴，再有，可以给她当保镖。

春天的时候，小莲带他去北河村的大圆寺看桃花，两人一前一后在河滩上走着，吴戈只看到细细的泥沙上小莲一串小小的脚印，桃花如何红艳他根本没有看见，心里全被那些细碎的脚印搅乱了。

这个夏天荷花菱花照例开得很盛，小莲常常拉着吴戈划着小船到湖塘里玩。小莲的红裙子在荷花里在菱花里在芦花里闪来闪去，让吴戈看得眼花。吴戈于是一声不响，以桨为刀，恶狠狠地打着水面。水花溅湿了小莲的裙子，小莲也不恼，“哈哈”的笑声在花影里荡漾开去。

小莲的父亲就是族长，两个月前将小莲许给了东边十里桥刘里正的大儿子。里正的儿子是方圆百里最好的漆匠。吴戈心里很不高兴，对小莲说，漆匠有什么了不起，我在关外的时候还打死

过一只老虎呢。

吴戈没有打死过老虎，他只跟着大人们打死了一只黑瞎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从不撒谎的他要对着小莲吹牛。

当时他才十四岁，跟村里的女真猎人蛮巴亥学的箭法已经很准了，他最后射在黑熊心口那一弯白色月牙上的一箭应该是致命的。他实在不会圆谎，村里的孩子们听说后争相向他询问打虎的细节，他居然说着说着把最后的一箭也照实说了。

“吹牛皮！老虎心口哪有一片白毛，你打的是狗熊啊！”孩子们欢呼雀跃。

小莲知道吴戈撒谎后，倒不像村里其他孩子那么对他冷嘲热讽，只是淡淡地笑着，宽容地看着吴戈。她年底就要出嫁了。

小莲的眼神让吴戈心里非常犯堵。他本来就不爱说话，也就不为自己辩解。他也没有伙伴玩耍，这下就只有天天打鱼和练刀，此外哪里也不去。

老捕快有一把刀，用了快四十年了，仍然锋利如昔。老捕快说等吴戈满十七岁就把刀送给他。这刀的刀柄不知已换过多少次了，缠在木柄上的丝绳早已敝旧不堪，刀刃已比以前磨得窄了小半寸，但仍能依稀分辨刀身篆刻着的“大明建文元年淮安府造”的字样。吴戈觉得这把刀就是他人生唯一能期望的事。他告诉自己将来一定要带上这柄刀，亲自打头老虎回来。

老捕快自己一生没有在武功上下很深的功夫，但阅历足，眼界自然很高，他知道自己刀法在江湖上只算得二三流，但自诩眼光一流。他不许吴戈拘泥于招数的变化，却强调过招时应变的灵活和悟性。比如吴戈永远练不好的那一招“过顶劈鲁阳挥戈”，他总是说，这一招要用了全身力量去使，一定要在出招前判断准



对方的身形，要在对方身形移动之后、来不及再生变化时才能出刀，不然就是找死。吴戈练了许久，常常是自己以为使得已经很好了，老捕快却拼命摇头。他说吴戈没有真正找到这一招。

“你可知这一招说的是鲁阳公与人打仗，看到太阳西下，长戈一挥，连太阳都往回走了。那种力量你想想，你这样光挥胳膊能行吗？从腿到腰，从肩到臂，从肘到腕，这一刀连头发根里的力量都要用上。”

吴戈于是使出吃奶的劲。老捕快的头摇得更厉害了。

你这一刀是死的，除非对手站着不动让你砍。不要以为这一刀跟“力劈华山”没有什么不同，这一刀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一刀。

当你对敌时如果真的能劈出这一刀，你会发现，不是你找到了这一刀，而是这一刀找到了你。

3.

十一年前，吴村浚通沟渠挖淤泥时挖出了一件宝，是一座尺余长的伏虎玉枕。村东的家轩先生以前在县城做过二十几年的朝奉，如此精美的玉器也是第一次见到，一口咬定这不是民间的凡物，必是从宫掖里流落出来的宝贝。从其手工的精妙细致来看，家轩先生估计是两宋之物。当年刘豫曾掘了宋哲宗的永泰陵，到了元世祖时，江南释教总摄番僧杨珪真伽遍掘攒宫的江南六陵，洗劫宝物无数，更把宋理宗的头骨拿去做了饮器，成为汉人心头最大的恨事。再后来战乱多年，诸宝散落，家轩先生推断这玉枕只怕就是其中之一。

全村轰动之余，族长宣布玉枕归全村所有，并请工匠铸了一个铁柜存于祠堂之中，逢庆典祭祖时才取出。这十年来，村里

一直风调雨顺，虽然不断有人上门求购，村里人渐渐以为此宝有灵，不肯出售。其间也有盗贼动心，无奈打不开那铁柜。

老捕快本是个不拜鬼神的人，到老却极信祖宗相佑，回乡后还捐了一笔银子修葺祠堂。某次祈雨在祠堂见过玉枕后，他回家便对吴戈说，这只怕真是我们吴氏祖上有灵，竟有这样的异宝，这是物华天宝啊，难道要应上人杰地灵？

然而这宝物还是为吴村带来了祸事。

那天吴戈陪老捕快到后塘村，老头儿去找蒋打鱼下棋，他一个人跑到门外的林子里练刀，正当他练到一招“拦腰斩秦王扫六合”，一刀就将小腿粗的木桩斩断，心里颇为得意之时，小莲脸色惨白地跑来找老捕快。

老捕快和吴戈赶到祠堂时，战斗早已结束了。四名村里最强壮的小伙子已经断了气，还有四五个伤得不轻。祠堂被砸了个稀烂，好在生铁浇铸的大铁柜毫发无损。

老捕快这才知道两个时辰前淮北七虎来到了吴村，指定要村子交出伏虎玉枕。这七个人杀人越货，无比凶残，被官府通缉多年，江淮一带无人不知。前几年听说他们被官府和一些正道的侠义之士撵到了海上，投奔了舟山的一位大船主，其实就是大海盗东海龙王盖四海盖四爷。盖四爷的船队纵横海上，手下好汉众多，从倭国、琉球，到南海、安南，他都来去自如，听说还娶了日本的一个什么公主为妾，大明的禁海令就是冲着他们这些大海盗去的。淮北七虎失踪多年做了海盗，这时忽然来到吴村，着实令人不解。

当时他们七人七骑匆匆而来，进了村就直奔祠堂。可是费了半个时辰也奈何不了那个铁柜。庙祝被他们打断了两条腿，只告



诉他们那铁柜的钥匙是被族里的几个长者共同保管的。族长迅速纠集了三十多条汉子，将祠堂团团围住。七虎中只一人一马当先冲了出来，在人群中只两个来回，汉子们就倒下了四五个。其他的六个次第杀到，村民们立时落荒而散，走得慢的又倒下了四五个。他们在祠堂门口高声说道，他们今日暂且饶下全村人性命，明日天黑以前会再来，如果到时不交出玉枕，就把全村杀个鸡犬不留。

族长邀了村里的十几位长辈、家轩先生，还有老捕快一起在祠堂里商议。族长怕得要死，连连说道：“这一个宝贝哪里是我们全村数百条性命值钱，我们舍财免灾吧。”家轩先生喃喃自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十几个老人则各执己见，但多数还是以为不如舍财免灾。

老捕快却执意不肯。他固是以为这宝枕是上天赐给吴氏宗族的，拱手送走不免不祥，更主要的却是因为抓了一辈子贼，他从来不愿向贼低头。

他沉吟道：“我估计，这七个狗贼还有更大的案子要办，我们的宝物他们只是顺手来抢的，不然不会这样来去匆匆。这样看来，他们不算是有备而来，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在我们吴村。”老头儿犟劲一上来谁也拦不住，说是豁出老命也不能让这班强贼得逞。他越说越气，指着被打得稀巴烂的祖宗画像牌位直跺脚，说，我们这样，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老捕快便跑到村里各家去游说，又站在祠堂口哭天抢地地演说一番，说道，老子哪怕一人一刀，明天也一定要站在这里，一定要守住祖宗赐的宝贝。村里还是有尚武之风的，有二十余条汉子不胜鼓舞，也摩拳擦掌声称要和老捕快一起守住祠堂。